

目錄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	一
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	二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三
反對黨八股	四
「農村調查」序言二	五
改造我們的學習	六
中央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	七
中共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的決定	八
中共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	九
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	十
論共產黨員的修養	十一
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	十二
關於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整頓黨組織關係的決定	十三
斯大林論領導與檢查	十四

50709/03

季米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一二二

反對自由主義

一二九

論黨內鬥爭

一三二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一六七

列寧·斯大林等論黨的紀律與黨的民主

一七四

反對黨內幾種不正確的傾向

一八一

斯大林論平均主義

一八六

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閉會演說

一八九

宣傳指南

一九二

斯大林論黨的有爾塞維克化

一九八

「聯共黨史」結束語

二〇〇

中共中央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

二〇三

中共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 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二 風報告的決定

(一九四二年四月三日)

自一九四二年七月以來，中央關於黨性的決定、調查研究決定及其他決定，最近毛澤東同志關於反主觀主義反宗派主義及反黨八股的報告，是黨在思想上的革命，是改正幹部及黨員思想、轉變工作作風的銳利武器。爲了使幹部充分掌握中央決定與毛澤東同志報告的精神和實質，並在工作中運用這一武器，必須認識這是一個長時期的思想上教育與行動上實踐的問題，如果以爲討論一次就解決了問題，是沒有那樣容易的事情的。

鑑於前次討論中央關於增強黨性決定和調查研究決定的經驗，其缺點是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致行政領導機關很少有準備的有計劃的組織這一討論，而讓一般支部自行討論。其結果，多數支部只做到就文件討論文件，沒有了解文件的精神和實質，更沒有進一步發揮這些文件，即是根據文件的精實質質來檢討本部門的工作及每個同志的工作與思想，發揚其成績，糾正其錯誤，鞏固黨內團結，創造正確作風。但還這樣做，畢竟一般支部進行討論是不可能的，單靠支部也是不可以的，首先必須黨的各部門領導機關的負責人把這種責任担負起來。又鑑於個別機關雖是由行政方面領導討論並檢查工作，但沒有在幹部中預先研究清楚，釀成熱，及周密考慮各方面情況，以致發生某些

不適當現象，今後亦應避免此種情形。因此，本部對於研究及討論中央決定與毛澤東同志報告的方法，特有如下的決定：

(一) 各機關各學校對於中央決定，毛澤東同志報告及其他中央指定的文件，要深入的鑽究，熱烈的討論，先把這些文件的精神與實質領會貫通，作為自己的武器。為此目的，各同志必須逐件精讀，逐件寫筆記，然後逐件或幾件合併開小組會討論，必要時由中央及本部派人作報告。在閱讀與討論中，每人都要深思熟慮，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反省自己的全部歷史。在考察別人亦是如此，必須作歷史的全面的考察，避免有害的片面性。明哲保身、有話不說的態度是不對的；避開自己、專攻別人的態度也是不對的。

(二) 各部門的（包括黨的和行政的）負責人，在研究及討論中央文件時，應有準備有計劃的來領導這一研究討論過程。然後好好的想一想本部門及本人的工作，並與他人交換意見，擬定檢查工作的計劃。然後着手檢查本部門及每個幹部的工作。然後做出改進工作的結論。這是由研究到檢查到結論的不可缺少的程序。在檢查工作時，不要泛泛的檢查，而要切實的檢查。不僅只檢查領導方面的，而且要檢查下面的與各個側面的。不只是揭發與糾正缺點及錯誤方面，而且要發揚與鞏固成績和正確方面，並要估計到那一方面是主要的，那一方面是次要的。如此，方能運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和實質，徹底改造本部門的工作，徹底改造每個同志的工作作風與思想作風。

(三) 討論及檢查的方式，應以上面領導和發揚民主同時並重，不可偏廢。只有上面領導，而不發下面的積極性，是不能徹底討論文件與檢查工作的。只有下面的積極性，而沒有上面的領導，會使討論與檢查脫離正確方向。發揚民主的程度又要依據各機關不同性質的情況有所伸縮。在某些機關內應組織檢查委員會，此委員會內包括該機關領導同志及從工作人員中吸收的人員。在某些

材料中，除領導人當然參加並負領導責任外，可以用選舉方式，從學生中選出若干人參加委員會。在討論中要發展爭論，在規定檢查期間內，不管是正確的或錯誤的意見，都得自由發表，不得加以抑制。但領導方面應善於注意把錯誤意見引導到正確的方向上去，不得將錯誤意見變成結論。

(四) 研究、討論與檢查的目標是爲着澈底了解中央文件的內容，認真的切實的整頓學風、黨風、文風，改造工作，團結幹部，團結全黨。一切與此目的相違反的言論及行動，都是不正確的。因此，討論與批評的態度，應該是嚴正的、澈底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懇切的、坦白的、實事求是的、與人爲善的。而一切冷嘲暗箭、詆毀謾罵、捕風捉影、誇誇其談，都是不正確的。在討論中，時常把握毛澤東同志「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警語，對於犯錯誤的同志，只要他想改正，想求進步，即使是在進步中尙不免有錯誤，也應鼓勵他，幫助他。要歡迎每個同志的微小進步，從此去爭取他的完全進步。要使同志們懂得：我們是爲此目的而去使用批評武器的。

(五) 研究中央指定文件的時間，各機關規定爲三個月，學校規定爲兩個月。然後開始檢查工作。其檢查工作時間，由各機關學校自行規定，取得上級同意。個別機關學校已經實行檢查並得中央同意者，不在此例。

(六) 在討論與檢查期間內可以用牆報，並設增報委員會領導之。

(七) 有非黨人員共同工作的機關，應與非黨人員一道進行討論與檢查。

(八) 各機關學校討論及檢查工作的最後結論，須由上級機關批准，其重要者須得中央批准。各機關學校自己做結論後，在上級或中央尙未批准之前，對結論有不同意見者，允許向上級或中央申述其意見。但一經批准，便須服從。

(九) 政府中軍隊中的黨組織研究及討論中央文件的辦法，完全適用本決定；但檢查工作的民

範圍，須依情況有所增減。其辦法由西北局及總政治部規定之。

(十二) 參加討論文件與檢查工作者以幹部及能閱讀中央文件者為限，學校中包括學生在內。

(十三) 為了考察幹部及學生是否確實了解中央文件及本決定的內容與意義，本部決定舉行重溫考試一次，其辦法另定。

(十四) 規定以下列十八個文件為幹部（學生在內）考試的範圍：(1) 毛澤東二月一日在學校的報告；(2) 毛澤東二月八日在延安幹部會上的報告；(3) 康生兩次報告；(4) 中央關於增強黨性決定；(5) 中央關於調查研究決定；(6) 中央關於延安幹部學校決定；(7) 中央關於在職幹部教育決定；(8) 毛澤東在邊區參議會的演說；(9) 毛澤東關於改造學習的報告；(10) 手澤東論反對自由主義；(11) 毛澤東農村調查序言二專；(12) 聯共黨史結束語六條；(13) 斯大林論黨的布爾塞維克化十二條；(14) 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第二章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節；(15) 陳雲論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16) 四軍九次代表大會論黨內不正確傾向；(17) 宣傳增小冊；(18) 中央宣傳部關於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關於三風報告的決定。

三、

中央宣傳部通知

（一）增加下列四個文件，作為在延安討論整頓三風材料的第十九至第二十二條。

（二）斯大林論領導與調查；

（三）斯大林論黨紀與黨的民主；

（四）斯大林論平均主義；

（五）李卓特洛夫論幹部政策與幹部教育政策。

（六）延安研究及討論中央指定材料的時間，規定學校自四月二十日起至六月二十日止，機關

自四月二十日起至七月二十日止。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四月十六日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的問題。

為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為世界上有敵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黨。並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黨，而且要是共產黨這樣性質的革命黨。因為如果沒有共產黨這樣性質的革命黨，敵人的徹底打倒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打倒敵人，我們的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腳步就要一致，兵要精，武器要好。如果不具有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黨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在和人民一道，向着民族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這種為人民服務的成績，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還有缺點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幾樣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派。

那幾樣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言語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派的作風沒有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

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黨八股。這些作風不正，並不像冬天刮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種逆風，一種歪風，是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作風，是不好的，我們要把這個洞塞死，我們全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內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全黨統治的東西，但是它還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也是黨的學風，文風也是黨的文風，所以都是黨風。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不能不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列主義的，它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的問題，所以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問題。

現在有些糊塗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份子，什麼是理論與實際聯系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的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譯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论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論水平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職務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際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竟有多少以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理論，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開闢，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呢？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論。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帶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綫上的成績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爛熟了，（笑聲）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

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文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要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够依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够在中國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要能够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地、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要能够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現在作與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末，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數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二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賞，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規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份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份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份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份子，只要他們是革命

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份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份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頭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着急，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門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門爭知識，是族門爭知識也包括在裡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裡面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是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合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吧，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是真確，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門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家証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証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麼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大司父覓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

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社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正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聽你讀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豬，他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那有這樣容易辦的事呀！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很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部份子變為名副其實的知識份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而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末，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這樣看，那樣看，不像我們聯共黨史這樣麻糊從事。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理論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產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於

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爲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複。他們必須拋棄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客觀實際抽出來又向客觀實際得到了証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起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脫離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談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刮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客觀實際產生出來又向客觀實際獲得了証明的最正確最科學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讀馬列主義的人却把它看成死的教條，這樣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經驗很多，這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爲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偏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他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偏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爲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廠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校，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書，（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

學好了，到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却没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書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帶上條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錯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極發生的東西。

所以，我們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果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為危險。因為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囑咐工農幹部，把土包子俘虜起來，充作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呼天真爛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書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結合的良好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的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着良好的先生，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份子」兩個糊塗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系」，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為他們並不去聯系。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

。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裡「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樣的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樣的人就是古董鑑賞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為什麼要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為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滑，因此要念消食經呢？我們黨校確定要學馬列主義爲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论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爲着好看，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祕，好像道士們對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祕，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靈丹聖藥，只要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啓蒙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樣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甦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於中國，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繫。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看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

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今天講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

由於二十年的鍛鍊，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統治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有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內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的統一團結。對外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與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主要的有下面幾種：

首先就是鬧獨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地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燾是向中央鬧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叛國特務去了。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現在講的，雖然不是張國燾李立三那樣極端嚴重的宗派主義，但是這類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倡顧全大局，每一黨員，每一局部工作，每一次的言論，文字或行動，均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鬧這類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與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却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的手特別長，很會替自己個人打算，至於別人的利益與全黨的利益呢？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大笑）這種人鬧什麼東西呢？鬧名譽，鬧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爲了這些，就要拉攏